

編者的話

兩代教宗愛護中國教會，鼓勵對話

筆者於上一期《鼎》的編者話中提到，2007年1月25日越南的阮晉勇總理(Nguyen Tan Dung)訪問梵蒂岡並造訪當時的教宗本篤十六世，其後天主教會開始申辦已故阮文順樞機(Francis-Xavier Nguyen Van Thuan, 1928-2002)的封聖程序。不可不察的是，阮文順樞機曾在越南政府管治下被囚13年。越南政府對封聖的問題，採取「低調」但「開放而寬容」的態度。

教宗方濟各於五月中旬高調宣佈，阮文順樞機的封聖調查程序，正在高速進行，顯示他對這位越南的「聖德模範」非常重視。難得的是，越南政府對教宗的期望未有表示任何異議。教宗方濟各的高調表態，反映出他感到「列入聖品」程序在無神主義政府之下的教會，同樣是絕對不能忽略的一環。這項訊息為研究中梵問題的人士，是清楚不過了。

教宗方濟各在5月24日「為在中國之教會祈禱日」前夕，在梵蒂岡的公開禱告時段，祈求聖母幫助辨別對中國教會的實際路徑。據不同的傳媒引用《梵蒂岡電台》報道，在較早前的5月22日，教宗方濟各於中午誦唸《天皇后喜樂》經文時說：「對於中國天主教徒，我說：讓我們仰望我們的母親瑪利亞，好使她可以幫忙我們辨別天主的旨意，關於中國教會的實際路徑，和支援我們以慷慨心態歡迎祂的愛。」

他說，「願聖母瑪利亞鼓勵我們，為信眾的共融以及為整個社會的和諧，作出個人的貢獻」，並囑咐大家，「不忘通過祈禱和以愛見證信德，時常開放予接觸和對話。」

教宗方濟各又提醒梵蒂岡的朝聖者，於5月24日「在精神上與在中國的天主教徒一起，在聖母進教之佑瞻禮，敬禮上海佘山聖母。」

這是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於2007年致中國天主教徒信函（以下簡稱「教宗信函」）中所指定的，「五月廿四日是敬禮榮福童貞瑪利亞『進教之佑』的瞻禮日，……可把這日子定為全世界教友以祈禱，與中國的教會聯合在一起的時機。」

（教宗信函，19）

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致中國天主教信眾的信函至今不覺已是十週年了。毫無疑問，「教宗信函」給了中國教會一個很明確的方向，亦引領中國教會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一）教宗信函從基督論及教會論入手處理中國教會問題，指出教會是基督的奧體，既是身體，就不像一般的非政府組織那樣，可以因了眼前利益而隨便改變部門架構；任何肢體的改變，都會影響全體。（因此，「愛國會」與基督奧體不能相容。只能成為一個教會外的組織。）既是身體，就不能隨便交換，以手換腳，變成有四腳而無手的人，會是怪物。

（二）有關地下教會應否轉為公開，教宗本篤十六世給予地方主教自由選擇，但強調地方主教必須與教區內的全體神職取得共識；在此，可以看到「共識」是關鍵的

一步；至於是否公開，則並不涉及倫理道德選擇。

(三) 教宗本篤十六世提到教省及教區疆域的變化，認為應與當地的教會群體討論；但如有需要，亦與政府商議。這反映出與政府磋商，是可行的選項。

教宗本篤在信函中明確指出，中國教會已逐步返回正常狀態，因而「決定以本函撤銷鑒於艱難時期牧靈的特殊需要而賦予的『所有特權』。」(教宗信函，18)當時即有不少評論家擔心是放棄了地下教會，但事隔十年，中國的地下教會團體依然充滿活力；「教宗信函」實在促成地下群體及公開群體更完美地與普世教會接合。

不過，談到「教宗信函」的作用，關鍵畢竟在於國內及海外人士有否切實遵行信中的教導。與二十世紀天主教會最重要的文件《梵二文獻》一樣，「教宗信函」在十年來是收藏的人多，閱讀的人數相對卻少，這就有點令人失望了。

現任教宗方濟各在上任之後不久的2014年，當談論到中國教會問題時，立即強調教宗本篤的信函依然有效，並呼籲信眾再一次細心閱讀「教宗信函」。

兩任教宗對中國教會的熱切關懷及積極支持，實在值得我們心懷感激，並以積極的行動回應兩位教宗的呼籲，對中國教會的弟兄姊妹伸出友愛之手。值此聖母月結束之前，謹祝大家充滿天上慈母懷中的平安及喜悅。

林瑞琪，2017年5月29日，書於香港聖神研究中心